

知味

康熙与“拔丝山药”

姚瑞红 朱士云

明清时期，中牟张庄镇盛产山药，在百里之内，久负盛名，后成为贡品。清朝康熙年间，中牟县张庄镇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厨师，名叫张云全。他最拿手的一道菜是拔丝山药。传说，张云全做的拔丝山药，色泽晶莹剔透，香味扑鼻。入口清香绵甜，回味无穷，深得乡亲们的称赞。张云全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吃馆，专门经营拔丝山药。

有一年，康熙皇帝南巡，路过中牟县，他浏览了宦渡等名胜古迹之后，就问县令，中牟县有啥名吃。县令就把张庄张云全的拔丝山药如何好吃奏明了皇上。康熙一听，要亲自到张庄街品尝这拔丝山药的美味。

那天，张云全因为交不起赋税，被镇上的里正扒掉了身上的棉衣，正伤心。忽然有一个太监路过，让他赶紧做一盘拔丝山药，说是皇上正等着品尝呢。张云全一肚子的火气，哪里有心思做拔丝山药，就十分冷淡地说：“我现在连身上的棉衣都被抢走抵税了，买山药都没钱，上哪儿去做拔丝山药？”太监一听，就瞪着眼睛吓唬他说：“你竟然敢抗旨不遵，不怕掉脑袋吗？”说着，太监就在小饭馆里四处寻找。结果，在柜子里发现了两盘做好的拔丝山药。张云全一见，慌说：“这是两天前做的，是剩菜。这样的山药不能让皇上吃。太监半信半疑地看着张云全。张云全诚恳地说：“真的，这是两天前做的，这样吧，既然皇上非要吃，我就把这两盘拔丝山药在火上热热，然后再再送去。”张云全把这两盘拔丝山药在火上热了热，才让太监端走。太监走后，张云全心里想：皇上吃了剩的拔丝山药，万一怪罪下来怎么办？正当他在屋里想对策的时候，太监跑了过来：“皇上刚才品尝了那两盘拔丝山药，非常高兴，夸奖说是人间难得的佳肴，还想再吃一盘现做的，你赶快再再做一盘吧。”张云全皱着眉头想了想，我做的拔丝山药的确是难得的美味，这样美味能吃上一盘就已经是三生有幸了，现在皇上已经吃了两盘，不能再吃了。太监根本不听张云全说的话，只是一个劲地催他赶紧做。张云全又说：“皇上如果真的要再吃，那也很简单，我有一件事情需要皇上点头答应才行。”太监忙问：什么事情？你快说！张云全笑着说：“你回去奏明皇上，他如果想再吃我做的拔丝山药，就请他把全县老百姓的赋税免去八年。”太监没有办法，只好去奏明皇上，把张云全的话向康熙说了一遍。康熙一听，有些犹豫，但是，一想到那美味山药，就答应了。

张云全一听康熙答应免去中牟百姓的八年赋税，非常高兴，就尽心尽力给康熙做了一大盘色、香、味俱佳的拔丝山药。康熙品尝之后，大喜过望，立刻颁布了两道圣旨：一道圣旨是免去中牟县老百姓的八年赋税；另一道圣旨是称赞中牟拔丝山药是人间美味，天下无双。

张云全一听康熙答应免去中牟百姓的八年赋税，非常高兴，就尽心尽力给康熙做了一大盘色、香、味俱佳的拔丝山药。康熙品尝之后，大喜过望，立刻颁布了两道圣旨：一道圣旨是免去中牟县老百姓的八年赋税；另一道圣旨是称赞中牟拔丝山药是人间美味，天下无双。

事故

“桑梓”

阎泽川

“桑梓”是桑树和梓树的合称，都是有实用价值的树木。古人常常在家园周围栽种植物。在春秋时代的《诗经小雅》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靡瞻匪父，靡依匪母。”意思是说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，见到桑梓就会引起对父母母亲的怀念，应该表示恭敬之意。所以古人有“松柏桑梓，犹宜恭敬”(《后汉书》)的说法。后人就用“桑梓”这一词来比喻家乡，渐渐地“桑梓”就成了家乡的代称。

例如南北朝时期的《文选张衡南都赋》篇中有“永世克孝，怀桑梓焉”的文句，其中的“桑梓”就是家乡的意思。又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诗《闻黄鹂》中写道：“乡禽何事亦来此，令我生心忆桑梓。”还有清代文学家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中写举人出身的家乡绅得知范进中举后，赶到范家对范进说：“世先生同在桑梓，一向有失亲近。”这里的桑梓都是指家乡。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宋子牛

大彻大悟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若愚。观风雨而悟时事的清醒，由自然以及社会的宏阔，不为宦海沉浮、人生跌宕所困扰的超拔，寄寓了诗人面对世事无常、何足挂齿的豁达襟怀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人淡如菊，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。

人生历程中总会有风风雨雨，遭遇挫折与磨难很正常。但只要能够坦然面对，保持乐观的情绪，坚定的信念与意志，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。要紧的是面对逆境，要有坦然、超然、安然的心态。“我生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”，回望来路，参悟人生，便会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，拥有一份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好心境，懂得无味至淡的生活之道。

毋庸置疑，拼搏、奋斗、求索、进取，是人生价值取向中的应有之义，尽管也要有有为不为。但人到老年，就应该调整心态了。如仍不能“放下”，把一切看淡，拥有一个宁静、平和的心境，心理负重会很累，生命的质量也无从谈起。等到即将“回去”，发现早该放弃一些东西，但为时已晚。其实，一个人需求并不那么多，人生也不太过复杂，古人云：储水万担，用水一瓢；广厦千间，夜卧六尺；家财万贯，日食三餐。这些浅显的话语告诉人们，欲望无止境，无用而有害，真正应该追求的是精神的富足和豁达。

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



新疆写生 赵星云

短篇小说

叶不染

李培俊

叶不染染，你还是好好收着，传与子孙吧。来人就问，难道这件传家之宝是假的不成？叶不染说，田黄是假的，你父亲的瘟癌恐怕也真不了。这件寿山石，石质温润，雕工精细，不失为上等藏品。但和田黄相比，就是天渊之别了。你不会不知道，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，不过，这是几十年前，现在是一两田黄一两金。再说，五子戏弥勒是乾隆珍玩，现存台湾故宫，怎么会到你手上？来人脸色潮红，匆忙收起走人。

叶不染的古玩阁开在郑城一条断头巷尽头，三间门面，狭小而又逼仄，生意做得半死不活。叶不染不急不躁，没有生意时，便在案子上铺开徽宣，狼毫蘸足墨汁，屏气运腕，笔走龙蛇，挥洒出一幅八尺整张。把狼毫抛入笔洗，拿生白布拭去额头汗水，点头颌首，清瘦的窄脸浮出一抹笑意。

二叔劝过叶不染，是否把古玩阁搬离断头巷，搬到人来人往的繁华地段，生意好做一些。叶不染笑笑，摇摇头，说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我又不要萝卜白菜。做我们这行的，得把日子看淡一些，看淡了，心底便是清风明月，便是辽阔“远”。

连载



他闺女则是连推带拽，把他弄出了家门。欧阳剑招架不住，穿着这一身出去，觉得满大街人都在偷瞄自己，浑身上下都不自在。

染过头发，做过美容后，欧阳剑

欧阳剑没动静陪她折腾，把衣服扔到一边，开始闭目养神。

他闺女不肯了，跑上来就把衣服往老爸身上套。欧阳剑忍不住，忙拦住，行行行，他自己来，就提着衣服回了房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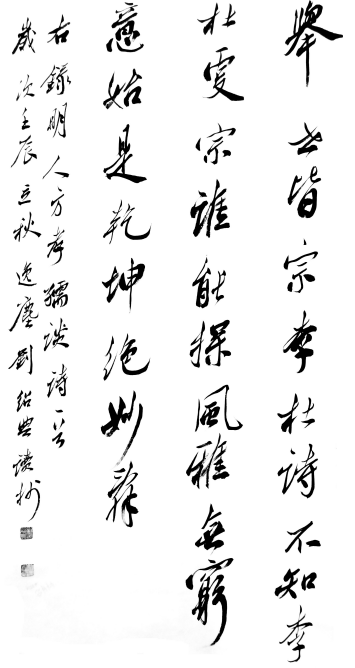
等他换好衣服出来，淼淼走上前，给他把领子竖起来，抽掉裤腰带，使劲儿把裤子往下拽了拽，又把裤腿往上拽起来一些，然后指挥他把袜子脱了。最后，淼淼找出来一双浅色帆布鞋，狠狠在上面踩了几脚，弄得又脏又旧，扔给自己老爸，让他穿上。

拗不过女儿，欧阳剑一一照办。完事了，淼淼把他推到镜子前。欧阳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越看越不顺眼：“这就……时髦了？我怎么觉得不像好人啊？”

淼淼在边上的一本正经地转悠着，左牵右扯，上瞅下瞄，最后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卖相差差不多了。最后一步，跟上美容院把头发放染染，顺便作个面部护理，把你这老皮老脸的好好擦擦擦！”

淼淼在边上的一本正经地转悠着，左牵右扯，上瞅下瞄，最后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卖相差差不多了。最后一步，跟上美容院把头发放染染，顺便作个面部护理，把你这老皮老脸的好好擦擦擦！”

随笔



刘绍典书法

郑州地理

石板沟天桥

马清贤

石板沟的天桥又叫“干桥”，干桥，就是桥底下有沟无水的意思。

石板沟是荥阳县城关乡的一个行政村，属半丘陵地区，村里沟壑纵横。天桥就建造在村东的一道南北走向的沟沟之上。

石板沟村里的这道沟沟，是从南边的笔架山(又叫三山)上直冲下来的，蜿蜒几十里长，直达荥阳北部。此沟在石板沟村，宽有十余米，深有二十余米，沟坡十分陡峭。这条沟不仅影响着当地村民过沟种地，收打粮食，还阻碍着刘河、柏庙等西边村民往东去的道路。

因此，沟沟之上需要有桥。据《慈航普济重修天桥记》碑文记载：“祀城东南(新中国成立前石板沟村属归水县柏庙区)三十里许，有桥雄踞沟上游，势若长虹，横跨楚汉界上，名天桥者，汴洛孔道也。嘉庆年间蔡蔡联辉、刘其志、陈维辛等曾修土桥，日久坍塌，桥余一线，来往人畜落涧毙命者年年有见。刘煊庭、许海臣等再议修桥，因募捐无多搁置焉。民国十一年，原清法部左丞魏公呈五次倡议建石桥，未酬志没。二十年辛未岁，国府救济水灾，魏公子缙卿厅长与郑州市商会会长张君波岑，在郑郑请发洋面一千七百八十七袋，合洋六千一百六十一元，天桥桥工局领面三百五十袋，折合洋一千二百零七元整……砌石成桥，桥长六丈五尺，厚一丈二尺，是高二丈五尺，顶宽一丈二尺。六月中始，用二十月，天堑变通途。事用红石七百一十九顶余，白灰五万斤。魏君玉山与侄儿东周督工，在云山收运灰石……左丞公济世之志，永存千古！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岁次壬申十月日。”

天桥碑记字迹模糊，大多文言笔者不明。听当地老人讲述说：这里沟深坡陡，人畜行走不便，经常有牲口坠落摔死。在京里做大官的魏大人(又名魏殿魁，奶名骡子，柏庙区魏岗人)回来路过这里，许下口愿要建一座石桥。可是，桥还没有建，魏大人就患病死了。临死时他对儿子说，咱承许人家的一座石桥，一定要兑现。魏大人的儿子在河南省府(开封)也是个大官，让人运回了一大屋洋面(面粉)和钱粮让家乡人雇工建桥。修桥补路是造福子孙的善举，有人领头，村民踊跃参加，几天都有几十上百人成群结队去十几里外的五云山(在刘河镇)上烧制石灰，采运石块，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建成这座桥。

此桥为什么叫天桥？当地人笑着说，沟老深啊！一个石碾掉下去，三年没有落到底儿。——玩笑话，是石碾卡在沟半腰的树后了。在建桥时，上头来人查看，魏大人对地方官说，哪座山高往哪儿领，哪条路不好走走哪条路。来查看的人走累了，听说路还远，就打算回府不看了。天桥吗，哪会在平坦的地方？魏大人是想让公家(国府)多调拨些钱粮来，周济当地百姓。

现在的天桥还在，石碑犹存，但这座桥路却不大了。在2005年实行村村通硬化道路时，当地政府在石桥北五十米处架起了一道八米宽的公路桥，使东西道路笔直宽广，畅通无阻。

你岁数大？”

欧阳剑一下瘫坐在沙发上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也是为人父母的，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毕竟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，而是两个家庭的事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，现在就让你给你买车，有点儿说不过去。”

美容院的小老头

昨晚的场面已经够难堪的了，今天上午这些事更让欧阳剑烦心，再加上刚才被顾晓珊一顿数落，他心里更是难受。看了看闪烁的电梯灯，欧阳剑一脸沮丧地回到屋子里。

淼淼见老爸这副无精打采的神情，瞧出来一些端倪，问他是不是和小妈姐吵架了。

“我不是同意你俩结婚了吗？你还难受个什么劲儿？”淼淼想到了什么，说：“莫非是小妈姐的父母——嫌

你岁数大？”

欧阳剑一下瘫坐在沙发上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也是为人父母的，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，毕竟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，而是两个家庭的事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，现在就让你给你买车，有点儿说不过去。”

美容院的小老头

昨晚的场面已经够难堪的了，今天上午这些事更让欧阳剑烦心，再加上刚才被顾晓珊一顿数落，他心里更是难受。看了看闪烁的电梯灯，欧阳剑一脸沮丧地回到屋子里。

淼淼见老爸这副无精打采的神情，瞧出来一些端倪，问他是不是和小妈姐吵架了。

“我不是同意你俩结婚了吗？你还难受个什么劲儿？”淼淼想到了什么，说：“莫非是小妈姐的父母——嫌